

華之也吳普發阿杜夔米達平周圖管轄傳  
之凡鮮守東夷傳

蜀書

蜀二特勤馬甄璋傳

先生傳

後生傳

先生曰后穆后後生敬家后張后先生子流子理後生太子璿傳  
諸葛亮壻子喬子瞻董厥嚴攸建傳

# 三國志

卷二十九至卷三十五



魏書二十九

三國志二十九

方伎傳第二十九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粲

臣松之按古數字與粲相似寫書者多游不能別華佗字元化其名宜為字也

學徐士兼通數經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病亦應除若當鍼亦不過一兩處下鍼言當引某許若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鍼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鍼藥所不能及當須剗割者便飲其麻沸散須臾便如醉死無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瀦洗縫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卽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

改證曰冊府以爲下有仙字

方伎傳



在右則女人爲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卽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熟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卽作熟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卽各與藥明日並起 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尚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卽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祖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卽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蠱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卽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行道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來道邊有賣餅家蒜齏大酢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蛇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



地輩約以十數 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卽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醫乃可濟救依期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死 太祖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發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佗傳曰有人病兩脚蹙不能行舉謂佗望見云已飽針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一寸或五寸雖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卽行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

直均調如引繩也

李將軍妻病甚呼佗視脉曰傷娠而胎不去將軍言聞

實傷娠胎已去矣佗曰按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佗舍去婦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有胎前當生兩兒一兒先出血出甚多後兒不及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并針一處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空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具色黑長可尺所佗之絕技凡類此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後太祖親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久遠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還耳到家辭以妻病數乞期不反太祖累書呼又敕郡縣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太祖大怒使人往檢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便收



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術實工人命所縣宜  
含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佗臨死出一  
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  
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  
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  
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 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  
不寤時吐膿血以問佗佗言君病腸臃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  
君散兩錢當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一月可小起好自將愛一  
年便健十八歲當一小發服此散亦行復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  
復與兩錢散成得藥去五六歲親中人有病如成者謂成曰卿今  
彊健我欲死何忍無急去藥臣松之按古語以瘡爲去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  
爲卿從華佗更索成與之已故到譙適值佗見收怒怒不忍從求

### 後十八歲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死

佗別傳曰人何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說中平曰

數見華佗其治病手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腳膝裏上有瘡  
癢而不痛瘡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糠黃色六一頭好馬  
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  
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大刀斷犬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  
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  
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能  
舉目不能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巾候視諸脈盡出五色  
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巾飲以亭歷犬血散  
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且用寒水及灌云當  
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露露高二三尺滿百  
灌佗乃使然火温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醫眉豎  
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剗腹養治也使飲藥令臥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  
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多所全濟佗  
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脉流  
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是以古之僊者爲導引之事熊  
頸鴟顧引輓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  
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並利蹄足以當導



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汗出因上著粉身體輕便腹中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鍼術凡醫咸言背及胃藏之間不可妄鍼鍼之不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胃藏鍼下五六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黃芝大聖五藏滋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輒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彊盛怪之遂責阿所服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人驗文帝典論論邵倫等事曰穎川邵倫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倫之至市伏苓價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餐伏苓飲寒水中泄利殆至隕命後始來眾人無不嗚視狼顧呼吸吐納軍謀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則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親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關登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足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邑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邑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更榮信其尸解邑至今恨不取其質書仙藥劉向惑於鴻寶之說君游於子政之言古今愚謬豈惟一人哉東阿王作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邵倫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卒所以集之於魏國者誠恐斯人之徒接新究以欺眾行妖隱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明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六鑿而美飛龍哉自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為調笑不信之矣然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轍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非常之語余常試邵倫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並壽可以壽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必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常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獨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孽背出脾欲其食少而等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合其一煮藥俱浸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率可試不信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為徐市樂大之徒也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為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荊州荊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

宋書



陳氏景雲曰左願當作左  
願見擊鼓與魏文帝故事  
與李善注同注引擊鼓  
與後唐善又云願與願  
同音蓋此傳轉寫願作  
願因誤為願耳

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  
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思想形器之中  
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  
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  
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  
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賓客  
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  
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  
南邵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邵陳頌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  
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少而游豫不自知其為巧也當此之時言不及巧焉可以言知乎為博士居貧乃思絞機之變不  
言而世人知其巧矣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先生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

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自然之成形陰陽之無窮此輪扁之對不可以言言者又焉  
可以言技也先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於朝言及指南車二子謂古無  
指南車記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二子晒之曰先生名鈞字德衡鈞者  
器之模而衡者所以定物之輕重輕重無準而莫不模哉先生曰空爭虛言不如試之易效也於  
是二子遂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又不可以言者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  
居京都城內有坡可為囿患無水以灌之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入更出其巧百  
倍於常此二異也其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也帝以問先生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  
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歌樂舞象  
至今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瓦擲劍綵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鬪雞變巧百  
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敵人  
之於樓邊懸溼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  
縣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雷至嘗試以車輪縣瓦甃數十飛之數百步矣有裴子者上國之士也精  
通見理聞而晒之乃難先生先生口屈不對裴子自以為難得其要言之不已傅子謂裴子曰子  
所長者言也所短者巧也馬氏所長者巧也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擊彼所短則不得不屈以子  
所短難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巧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而難之不已其相擊刺必已  
遠矣心垂於內口屈於外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傅子見安鄉侯言及裴子之論安鄉侯又與裴子  
同傅子曰聖人具體備物取人不以一揆也有以神取之者有以言取之者有以事取之者有以  
神取之者不言而誠心先達德行淵淵之倫是也以言取之者以變辯是非言語宰我子貢是也  
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雖聖人之明盡物如有所用必有所試然則試冉  
季以政試游夏以學矣游夏猶然況自此而降者乎何者懸言物理不可以言盡也施之於事言  
之難盡而試之易知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費十尋之木勞二人之力不  
經時而是非定難試易驗之事而輕以言抑人異能此猶以已智任天下之事不易其道以遇難  
盡之物此所以多廢也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  
世之巧無由出也夫同情者相妒同事者相害中人所不能免也故君子不以人害人必以考試



爲衡石廢衡石而不用此美玉所以見誣爲石荆和所以抱璞而哭之也於是安鄉侯悟遂言之武安侯武安侯忽之不果試也此既易試之事又馬氏巧名已定猶忽而不察況幽深之才無名之機乎後之君子其鑒之哉馬先生之巧雖古公輸般墨翟王爾近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公輸般墨翟皆見用於時乃有益於世平子雖爲侍中馬先生雖給事省中俱不與正官巧無益於世用人不當其才聞賢不試以事良可恨也裴子者裴秀安鄉侯者曹羲武安侯者曹爽也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爲魏公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空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視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謂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晁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欵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凌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



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建平黃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爲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虵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虵女子之祥足非虵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

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人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貶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卿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旣訖則芻狗爲車所轆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旣車轆之後必載以爲樵故



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相  
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言戲不擇  
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

輅別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  
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輅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  
中喜觀天文常云家雞野鴝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上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  
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者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才及成人果明周易仰觀  
風角占相之道無不精微體性寬大多所舍受憎已不讐愛已不寢每欲以德報怨常謂忠孝信  
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為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我貴矣安能斷江漢  
之流為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  
仁和發中終無所矜感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為琅邪郎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  
語及易本便開眉布筆辭義斐然于時譽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琅邪太  
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贊之雋欲得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  
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瞻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  
酒然後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  
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談故相常輅言始讀詩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  
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  
端遂經於陰陽文采絕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眾士互共攻劫論難鋒起而輅  
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了春請眾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  
犬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鬼神以茂必能明天文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  
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之神童

三人皆得覺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

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

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訴於天於是恩涕泣

服罪輅別傳曰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周易春秋又能仰觀輅就義博讀易數十月中  
意便開發言難踰帥於此分著下卦用思精妙占費上諸生疾病死亡貧富喪衰初無差  
錯莫不驚怪謂之神人也又從義博學仰觀三十日中通夜不卧語義博君但相語虛落處所耳  
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博每聽輅語未  
嘗不推機慷慨自言登聞君至論之時忘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逮何其遠也義博設主人獨請輅  
具告辛苦自說兄弟三人俱得覺疾不知何故試相為作卦知其所以由若有咎殃者天道赦人當  
為吾祈福於神明勿有所愛兄弟俱行此為更生輅便作卦思之未詳會日夕因留宿至中夜語  
義博曰吾以此得之既言其事義博悲涕沾衣曰皇漢之末實有斯事君不名主諱也我不得言  
禮也兄弟雙來三十餘載脚如棘子不可復治但願  
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絕水形無餘不及後也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

器時正月也使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不然

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別傳曰鮑子春為列人令有明思才理輅相  
見曰聞君為劉奉林卜婦死亡日何其詳妙試為  
論其意義輅論父象之肯說變化之義若規員矩方無不合也子春自言吾少好譚易又喜輅  
分著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清濁苦而無功也聽君語後自視體中真為憤憤者也輅

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



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  
 又烏來入室中與鷺共鬪鷺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  
 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  
 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鷺鬪直老鈴下  
 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自無所憂也後卒無  
 患輅別傳曰基與輅共論易數日中大以為喜樂語輅言俱相聞善下定其清論君一時異才當  
 上竹帛也輅為基出卦知其無咎因謂基曰昔高宗之鼎非維所鳴殷之階庭非木所生而野  
 鳥一鳴武丁為高宗桑穀暫生太戊以興焉知三事不為  
 吉祥願府君安身養德從容光大勿以知神奸汙累天真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  
 互疾病使輅筮之輅曰君此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  
 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  
 持弓箭者主射胃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  
 人故使驚恐也於是掘徙骸骨家中皆愈輅別傳曰王基即遣信都令遷掘  
 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一棺一棺  
 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箭久遠木皆消爛但有鐵及角完耳及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無  
 復疾病基曰吾少好讀易玩之以久不謂神明之數其如此便從輅學易推論天文輅每問變

化之象演吉凶之兆未嘗不纖微委曲盡其精神基曰始聞君言如何可得終以皆亂此自天授  
 非人力也於是藏周易絕思慮不復學卜筮之事輅鄉里乃太原閭輅君往者為王府君論怪云  
 老書佐為蛇老鈴下為烏此本皆人何化之微賤乎為見於象出君意乎輅言苟非性與天道  
 何由肯交象而任胷心者乎夫萬物之化無有常形人之變異無有常體或人為小或小為大固  
 無優劣夫萬物之化一例之道也是以夏鯀天子之父趙王如意漢祖之子而蘇為黃熊如意為  
 蒼狗斯亦至尊之位而為黔喙之類也況蛇者協辰巳之位烏者棲太陽之精此乃騰黑之明象  
 白日之流景如書佐鈴下各以微樞化為蛇烏不亦過乎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

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為怪也君夜在堂戶前有  
 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內神不安解衣彷彿招呼  
 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  
 至頃之經為江夏太守輅別傳曰經欲使輅卜而有疑難之言輅笑而答之曰君備  
 州里達人何言之鄙百司馬季主有言夫卜者必法天地象

四時順仁義伏義作八卦周文王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  
 事或以成嫁女娶妻或以生長豈直數千錢哉以此推之急務也苟道之明聖賢不讓况吾小人  
 敢以為難彥緯敏手謝輅前言戲之耳於是輅為作卦其言皆驗輅又至郭恩家有飛  
 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  
 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



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別傳曰義博從輅學鳥鳴之候輅

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小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說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呂為眾鳥之

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讀曲出入無窮義博靜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義博言才不出位

難以追徵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

遂於此止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

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

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輅別傳曰勃海劉長仁有婦才初雖聞輅能曉鳥鳴後

每見輅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音曰鳴故言者

則有知之貴靈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鳥鳴為詭亂

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

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

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鵠並退伯姬將焚鳥

唱其災四國未火融風已發赤鳥夾日歎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呂則音

聲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鳥虛聽音著在春秋斯皆典謨之實非聖賢

之虛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也文王受命丹鳥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周室之休祚何賤之有

乎夫鳥鳴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於死生也

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敢之信須史有鳴鵲之驗長仁乃服

輅至列人典農王

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

良久乃止直以問輅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

東吏到直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

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

為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為虎虎為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

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三

月也至期直果為渤海太守輅別傳曰輅又曰夫風以時動又以象應時者神之

斷便象者神之形表一時其道不足為難王弘直亦

大學問有道術皆不能精問輅風之推變乃可爾乎輅言此但風之毛髮何足為異若夫列宿不

守眾神亂行八風橫起怒氣雷飛山崩石飛樹木摧傾揚塵萬里仰不見天鳥獸藏竄兆民駭驚

於是使梓慎之徒登高臺望風氣分災

異刻期日然後知神思遐幽靈風可懼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

之賓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蠶窠蠶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

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

物家室倒縣門戶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蠶窠也第三物敵

觶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蠶窠也舉坐驚喜輅別傳

曰諸葛

原字景春亦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景春與輅有榮辱之分因輅餞之大有高譚

之客知人多聞其善卜仰觀不知其方大異之才於是有與輅共論聖人著作之源又敘五帝三

上

上

上

上



王受命之符略解景春微旨遂開張其地示以不固藏匿孤虛以待來攻景春奔北軍師推城自  
言吾觀卿旌旗城池已壞也其欲戰之士於此鳴鼓角舉雲梯弓弩大起牙旗雨集然後登城  
威開門受敵上論五帝如江如漢下論三王如翻如翰其英者若春華之俱發其攻者若秋風之  
落葉聽者眩惑不達其義言者收聲莫不心服雖白起之坑趙卒項羽之塞離水無以尚之于時  
客皆欲面縛銜璧求束手於軍鼓之下略猶總王山立未便許之至明日離別之際然後有腹心始  
終一時海內俊士八九人矣蔡元才在朋友中言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略占既  
潛陽未變非卿所知焉有狗耳得聞龍聲乎景春言今當遠別後會何期且復共一射覆略占既  
皆中景春大笑卿為我論此卦意紆我心懷略為開父散理分賦形象言微辭合妙不可述景春  
及眾客莫不言聽後論之美勝於射覆之樂景春與略別戒以二事言卿性樂酒量雖温克然不  
可保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少仰觀雖神禍如膏火不可不慎持卿敵才游於雲漢之  
間不憂不富貴也略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思之有也

二客會客去後略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

異變俱起雙魂無宅略別傳曰略又曰厚味脂毒天精幽夕坎為棺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

許時當並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

河中皆即溺死也當此之時略之隣里外戶不閉無相偷竊者清

河太守華表召略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略於冀州刺史裴徽

曰略雅性寬大與世無忌仰觀天文則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

則齊思季主今明使君方垂神幽藪留精九臯略宜蒙陰和之應

得及羽儀之時徽於是辟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徒部

鉅鹿遷治中別駕初應州召與弟季儒共載至武城西自卦吉凶

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狸爾者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

狸共踞城側兄弟並喜正始九年舉秀才略別傳曰略為華清河所召為北

趙孔曜明敏有思識與略管鮑之分故從發人半今生人無雙當去俗騰飛翔翔吳蒼云何

理清明能釋玄虛每論易及老莊之道未嘗不注精於嚴聖之徒也又春吾意重能相明信者今

當故往為卿陳感虎開石之誠略言吾非四淵之龍安能使白日晝陰卿若能動東風與朝雲吾

志所不讓也於是遂至冀州見裴使君使君言君顏色何以消滅於故邪孔曜言體中無藥石之

疾然見清河郡內有一騏驎拘繫後廢歷年去王良伯樂百八十里不得聘天骨起風塵以此樵

悴耳使君言騏驎今何在也孔曜言平原管輅字公明年三十六雅性寬大與世無忌可為士雄

仰觀天文則能同妙甘公石申俯覽周易則能思濟季主游步道術開神無窮可為士英抱荆山

之璞懷夜光之寶而為清河郡所錄北齊文學可為痛心疾首也使君方欲流精九臯垂神幽藪

欲令明主不獨治逸才不久滯高風遐被莫不草靡空使略特蒙陰和之應得及羽儀之時必能



君使君言下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略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之志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此至洛宜善精其理也略言何若巧妙以攻難之才游形之表未入於神夫入神者當步天元推陰陽探玄虛極幽明然後覺道無窮未暇細言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爻象微辯而與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若陰陽者精之以久略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十二月二十八日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許晏謂略曰聞君著爻神妙試為作一卦

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在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略曰夫飛鴉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榘則懷我好音

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

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岳執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良此天中之山臣松之案相書謂鼻之所

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

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哀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

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象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答曰夫老生者

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曰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

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坐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含笑而讚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鑿誠晏謝之曰知機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

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間晏颺皆誅然後舅氏

乃服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曰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稿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益益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

乃服輅別傳曰舅夏大夫問輅前見何鄧之曰為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稿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輅後因得休裴使君問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益益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益益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生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



見得清言然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

後灼灼耳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

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

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大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

曹爽等誅乃覺寤云輅別傳曰魏郡太守鍾毓清逸有才難輅易二十餘事自以為難

輅卜知毓生日月毓愕然曰聖人運神通化連屬事物何聰明乃爾輅言幽明同化死生一道悠

悠太極終而復始文王損命不以爲憂仲尼曳杖不以爲懼緒煩蓄策宜盡其意毓曰生者好事

死者惡事哀樂之分吾所不能齊且以付天不以付君也石苞爲鄴典農與輅相見問曰聞君鄉

里翟文耀能隱形其事可信乎輅言此但陰陽蔽匿之數苟得其數則四岳可藏河海可逃況以

七尺之形游變化之內散雲霧以幽身布金水以滅迹術足數成不足爲難苞曰欲聞其妙君且

善論其數也輅言夫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故精者神之所舍妙者智之所遇合之幾微

可以性通難以言論是故魯班不能說其手離朱不能說其目非言之難孔子曰書不盡言言之

細也言不盡意意之微也斯皆神妙之謂也請舉其大體以驗之夫白日登天運景萬里無物不

照及其入地一燄之光不可得見三五盈月清輝燭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書明不如鏡今逃日月

者必陰陽之數陰陽之數通於萬類鳥獸猶化況於人乎夫得數者妙得神者靈非徒生者有驗

死亦有徵是以杜伯乘火氣以流精彭生託水變以立形是故生者能出入死者能竅亦能

幽此物之精氣化之游魂人鬼相感數使之然也苞曰白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君何以不隱輅

曰夫陵虛之鳥愛其清高不願江漢之魚淵沼之魚樂其濡澤不易騰風之鳥由性異而分不同

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親義見數不以爲異知術不以爲奇奇風夜研機孽孽温故而素隱

行怪未暇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鷄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

斯務也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嶽巖巖有鳥朱

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

人恐怖其理何由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汙染

丘山故因昏夕多有怪形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祿

以光休寵輅別傳曰故郡將劉邠字令元清和有思理好易而不能精與輅相見意甚喜歡

注易之急急於水火水火之難登時之驗易之清濁延於萬代不可不先定其神而後垂明思也

自且至今聽採聖論未有易之一分易安可注也輅不解古之聖人何以處乾位於西北坤位於

東南夫乾坤者天地之象然天地至大爲神明君父覆載萬物生長撫育何以安處二位與六卦

同列乾之象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夫統者屬也尊莫大焉何由有別位也邠依易繫

詞諸爲之理以爲注不得其要輅尋聲下難事皆窮析曰夫乾坤者易之祖宗變化之根源今明

府論清濁者有疑疑則無神恐非注易之符也輅於此爲論八卦八卦之道及爻象之精大論開

廓衆化相連邠所解者皆以爲妙所不解者皆以爲神自說欲注易八年用思勤苦歷載靡寧定

相得至論此才不及易不愛久勞喜承雅言如此相爲高枕假息矣欲從輅學射覆輅言今明府

以虛神於注易亦宜絕思於靈著靈著者二儀之明數陰陽之幽爻施之於道則定天下吉凶用

之於術則收天下豪纖纖微未可以爲易也邠曰以爲術者易之筮數欲求其端耳若如來論何

事於斯留輅五日不遑輅官但共清譚邠自言數與何平叔論易及老莊之道至於精神返流與

化周旋清若金水鬱若山林非君侶也邠又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變怪多形使人怖恐君似



達此數者其理何由也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木石與地自然合陰不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害以類相求魃魃成群或因漢水其為擾攘軍尸流血汗染丘岳疆魂相感變化無常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怪形也昔夏禹文明不怪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感於暴風今明府道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光休寵也郝曰聽雅論為近其理亦有變怪輅聞鼓角聲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能合會于犯明靈也郝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斯為同不輅曰不同之名朝且為輝日中為光 晉諸公贊曰郝本名炎犯晉太子諱改為郝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淑侍中次宏字終淑太常次漢字仲暉光祿大夫漢清沖有貴識名亞樂廣宏子咸徐州刺史次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 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藉藉有十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各之惟以梳為枇耳 輅別傳曰清河令徐季龍字開明有才機與輅相見共論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王若以彖星為虎則谷風更為寒霜之風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為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與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輿林二氣相感故能連風若磁石之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微應以相感也況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召風何足為疑季龍言夫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劇景雲而馳東風輅言君不見陰陽變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陰之

水噓吸之間煙景以集荷精氣相感懸象應乎二儀苟不相感則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季龍言世有軍事則感鷄雉先鳴其道何由復有他占惟在鷄雉而已輅言貴人有事其應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憂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夫鷄者兌之畜金者兵之精維首離之鳥獸首武之神故太白揚輝則雞鳴熒惑流行則雉驚各感數而動又兵之神道布在六甲六甲推移其占無常是以晉極牛响果有西軍鴻嘉石鼓鳴則有兵不專近在於鷄雉也季龍言魯昭公八年有石言於晉師曠以為作事不時恐譴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於理為合不輅言晉于奢泰崇飾宮室斬伐林木殘破金石民力既盡怨及山澤神痛人惑二精並作金石同氣則充為口舌口舌之妖動于靈石傳曰輅百姓飾城廓則金不從革此之謂也季龍欽嘉留輅經數日輅占獵既驗季龍曰君雖神妙但不多藏物耳何能皆得之輅言吾與天地參神著龜通靈抱日月而游杳冥極變化而覽未然况茲近物能蔽聰明季龍大笑君既不謙又念窮在近矣輅言君尚未識謙言焉能論道夫天地者則乾坤之卦嘗龜者則卜筮之數日月者離坎之象變化者陰陽之爻杳冥者神化之源未然者則幽冥之先此皆周易之紀綱何僕之不謙季龍於是取十三種物欲以窮之輅射之皆中季龍乃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樹歎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豈此之謂乎 輅隨軍西行過母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誅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是日暘燥晝無形似府丞及今在坐咸謂不然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起竟成快雨於是倪盛

推水乾曰水經載水往東注于大東運魏將作正區正與輅言和傳云三與此同則此上阮父字又各作輅輅輅輅及信傳多一輅字應錄案云在輅輅輅注本及載輅輅云輅字衍已刊去



修主人禮共為歡樂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倪猶未信輅曰夫造化之

氣水氣之發於於卯辰此必至之應也又天昨倣召五星宣布星符刺下東井告命南箕使召雷

公電艾風伯雨師群岳吐陰泉川激精雲漢垂澤蛟龍含靈燁燁朱電吐咀杳冥殷雷聲嘯吸

雨靈習習谷風六合皆同欬唾之間品物流形天有常期道有自然不足為難也倪曰譚高信寡

相為憂之於是便留輅往請府丞及清河令若夜雨者當為啖二百斤犢肉若不雨當住十日輅

曰言念費損至日向暮了無雲氣眾人並嗤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

少男風起眾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黃昏之後雷聲動

天到鼓一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與玄氣四合大雨河傾倪

調輅言誤中耳不為神也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

將軍待君意厚與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

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

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

治生人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

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

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

過百人略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輅別傳曰

既有明才遭宋陽之運于時名執赫奕若火猛風疾當塗之士莫不枝附葉連賓客如雲無多少

皆為設食賓無賁賤候之以禮京城紛紛非徒歸其名執而已然亦懷其德焉向不天命輅之榮

華非世所測也弟辰嘗欲從輅學卜及仰觀事輅言卿不可教耳夫卜非至精不能見其數非至

妙不能觀其道孝經詩論足為三公無用知之也於是遂止子弟無能傳其術者辰敘曰夫晉魏

之士見輅道術神妙占候無錯以為有隱書及象甲之數辰每觀輅書傳惟有易林風角及鳥鳴

仰觀星書三十餘卷世所共有然輅獨在少府官舍無家人子弟隨之其亡沒之際好奇不哀喪者盜輅書惟餘易林風角及鳥鳴書還耳夫術數有百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書不少也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也裴冀州何鄧二尚書及鄉里劉太常顧川兄弟以輅稟受天才明陰陽之道吉凶之情一得其源遂涉其流亦不為難常歸服之輅自言與此五君共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暇寐曰此以下殆白日欲寢矣又自言當世無所願欲得與魯梓慎鄭裨竈晉卜偃宋子章楚甘公魏石申共登靈臺披神圖考三光明災異運著龜決狐疑無所復恨也辰不以聞淺得因孔懷之親數與輅有所諮論至於辨人物析臧否說近義彈曲直拙而不功也若敷皇義之典揚文孔之辭周流五曜經緯三度口滿聲溢微言風集若仰眺飛鴻漂漂兮景沒若俯臨深溪杳杳兮精絕偏以攻難而失其端欲受學求道尋以迷昏無不扼腕惟指追響長嘆也昔京房雖善卜及風律之占卒不免禍而輅自知四十八當亡可謂明哲相殊又京房目見遺讒之黨耳聽青蠅之聲面諫不從而猶道路紛紜輅處魏晉之際藏智以朴卷舒有時妙不見求愚不見遣可謂知幾相邈也京房上量萬乘之主下不避佞諂之徒欲以天文洪範利國利身困不能用卒陷大刑可謂枯龜之餘智膏燭之末景豈不哀哉世人多以恪疇之京房辰不敢許也至於仰察星辰俯定吉凶遠期不失年歲近期不失日月辰以甘石之妙不先也射覆名物見術流速東方朔不過也觀骨形而審貴賤覽形色而知生死許負唐舉不超也若夫疏風氣而探微候聽鳥鳴而識神機亦一代之奇也向使輅官達為宰相大臣膏腴流於明世華曜列乎竹帛使幽驗皆舉祕言不遺千載之後有道者必信而貴之無道者必疑而怪之信者以妙過真夫妙與神合者得神則無所惑也恨輅才長命短道貴時賤親賢遐潛不宜於良史而為鄙弟所見追述既自闡濁又從來久遠所載卜占事雖不識本卦拾殘餘十得二焉至於仰觀靈曜說魏晉興衰及五運



浮沉兵革災異十不收一無源何以成河無根何以垂榮雖秋菊可採不及春英臨文慷慨伏用  
哀慙將來君子幸以高明求其義焉往孟荆州為列人典農常問亡兄昔東方朔射覆得何卦正  
知守宮蠍蟻二物皆亡兄於此為安卦牛象辭喻交錯微義豪起變化相推會於辰巳分別龍蛇  
各使有理言絕之後孟荆州長歎息曰吾聞君論精神騰躍殆欲飛散何其汪汪乃至於斯邪  
臣松之按辰所稱鄉里劉太常者謂劉寔也辰撰輅傳寔時為太常潁川則寔弟智也寔智並以  
儒學為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不足以並裴何之流也又按輅自說云本命在寅則建安  
十五年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二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  
不相應也近有閩續伯者名續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敢以所聞列于篇左皆從  
受之於大人先哲足以取信者與免虛誣之譏云爾嘗受辰傳所謂劉太常者曰輅始見聞由於  
為鄰婦卜云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  
牛告官按驗乃知以術知故裴與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者輅為卜教使明日於東陽城  
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鬪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其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  
云甚多此類辰所載纔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史紀玄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  
嘗候遠隣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同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  
設賓主此能消之即從輅戒諸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為圖已主人罷入生乃  
把刀出門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欵有一小物而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所  
正斷腰視之則狐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曰按城門被射輅長談語云昔其父  
為清河太守時召輅作吏駿與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輅知其事云諸要驗三  
倍於傳辰既短才又年縣小又多在田舍故蓋不詳辰住宜至州上簿部從事太康之初物故駿  
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  
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成下南鄉里中二廡在其東  
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廡當充甲卒來詣盧  
公占能治女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川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効即奏除  
騶各以補太醫又云隨輅父在利漕時有治下此民捕鹿者其晨行還見毛而人取鹿處來請廡

告輅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確  
屋東頭第七椽以瓦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輅  
卜輅為發崇盜者具服輅令擔皮肉藏還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  
舉椽棄瓦盜父病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  
手四向自當得之  
暮果獲於故處矣

評曰華佗之醫診杜夔之聲樂朱建平之相術周宣之相夢管輅  
之術筮誠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絕技矣昔史遷著扁鵲倉公曰  
者之傳所以廣異聞而表奇事也故存錄云爾



魏書三十

三國志三十

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書載蠻夷猾夏詩稱獫狁孔熾久矣其爲中國患也秦漢以來匈奴久爲邊害孝武雖外事四夷東平兩越朝鮮西討貳師大宛開邛笮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最逼於諸夏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屢遣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於漢舊然烏丸鮮卑稍更強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擅漢南之地寇暴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兼河北乃撫有三郡烏丸寵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尚熙又逃於蹋頓蹋頓又驍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控百蠻



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懾服威振朔土遂引  
烏丸之眾服從征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  
御群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  
犯塞寇邊幽并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陜北之敗青龍中  
帝乃聽王雄遣劔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强者遠遜弱  
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扇動矣  
烏丸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撰漢記者已錄而載之  
矣故但舉漢末魏初以來以備四夷之變云

魏書曰烏丸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丸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隨水草放  
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室皆東向日七櫛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賤老其性悍驚怒則  
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以已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常舉勇健能理決斷訟相  
侵犯者為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為信邑落傳  
行無文字而部眾莫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產不相徭  
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畧將女去或半歲自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為聘取之禮婿隨妻歸見  
妻家無尊卑且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山妻  
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鬪時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蹲踞悉禿頭以為輕便婦人平嫁時乃

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冠步搖也父兄死妻後母執嫂若無執嫂者則已子以  
親之次妻伯叔焉死則歸其故夫俗識鳥獸孕乳時以四節耕種常用布穀鳴為候地宜青條東  
牆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釀米常即中國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鍛  
金鐵為兵器能刺韋作文繡織縷帶毳有病知以艾炙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痛病處以刀  
決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貴兵死斂屍有棺始死則哭葬則歌舞相送肥養犬以采  
繩嬰牽并取亡者所乘馬衣物生時服飾皆燒以送之特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乎赤山赤山  
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以死之魂神歸泰山也至葬日夜聚親舊負坐牽犬馬歷位或歌  
哭者擲肉與之使一人誦呪文使死者魂神徑至歷險阻勿令橫鬼遮護達其赤山然後殺犬  
馬衣服燒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畢皆燒之飲  
食必先祭其約法違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殘殺令部落自相報相報不止詣大人平之有罪  
者出牛羊以贖死命乃止自殺其父兄無罪其亡叛為大人所捕者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  
行地地無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蠖蟻地在丁令之西南烏孫之東北以窮困之自其先為匈奴所  
破之後人眾孤弱為匈奴臣服常歲輸牛馬羊過時不具輒虜其妻子至匈奴壹衍鞬單于時烏  
丸轉疆發掘匈奴單于冢將以報冒頓所破之恥壹衍鞬單于大怒發二萬騎以擊烏丸大將軍  
霍光聞之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三萬騎出遼東追擊匈奴比明友兵至匈奴已引去烏丸新被  
匈奴兵乘其衰弊遂進擊烏丸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後數復犯塞明友輒征破之至王莽  
末並與匈奴為寇光武定天下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從五原關出塞征之無利而殺馬千  
餘匹烏丸遂盛鈔擊匈奴匈奴轉徙千里漠南地空建武二十五年烏丸大人郝且等九千餘人  
率眾詣關封其渠帥為侯王者八十餘人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北平漁陽廣陽上谷  
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界招來種人給其衣食置投尉以領護之遂為漢偵備擊匈奴鮮卑至  
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貢帥種人叛鮮卑還為寇害遼東太守祭彤募殺志貴遂破其眾至  
安帝時漁陽右北平鴈門烏丸率眾王無何等復與鮮卑匈奴合鈔略代郡上谷涿郡五原乃以  
大司馬何熙行車騎將軍左右羽林五營士發緣邊七郡黎陽營兵合二萬人擊之匈奴降鮮卑  
烏丸各還塞外是後烏丸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廆為都尉至順帝時戎末廆率將王侯咄歸

漢書卷九十四



去延等從烏丸校尉耿晡出塞擊鮮卑有功還官拜為率眾王賜束帛

漢末遼西烏丸大人丘力居眾五千餘落上谷烏丸大人難樓眾九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丸大人蘇僕延眾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丸大人烏延眾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眾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為三郡烏丸元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末以劉虞為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乃定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眾皆從其教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為單于英雄記曰紹遣使即拜烏丸三王為單于皆安居華蓋羽旄黃承制詔遼東屬國率眾王頒下烏丸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盧維乃相募義遷善款塞內附北捍穢狁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為百姓保鄣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厥罪率不旋時悔愆變改方之外夷最又聰惠者也始有千夫長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勲力於國家請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室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上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海之內並執干

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喬士忿茲憂國控弦與漢兵為表裏誠甚忠孝制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寒路王官爵命否而無聞夫有勲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林濟單于璽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緩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惡世復爾祀位長為百蠻長厥有咎有不減者泯於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丸單于都護部眾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後樓

班大峭王率其部眾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閻柔少沒烏丸鮮卑中為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殺烏丸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尉以安北邊後袁尚敗奔蹋頓憑其執復圖冀州會太祖平河北柔帥鮮卑烏丸歸附遂因以柔為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甯如舊建安十一年太祖自征蹋頓於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虜乃覺尚與蹋頓將眾逆戰於凡城兵馬甚盛太祖登高望虜陣柳軍未進觀其小動乃擊破其眾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樓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遺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



曰景初元年秋遣幽州刺史母丘儉率眾軍討遼東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遣弟阿羅漢等詣闕朝貢封眾王護留葉皆隨袁尚奔遼西聞儉軍至率眾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漢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二十餘人為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鮮卑** 魏書曰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其地東接遼水牛喘牛角為弓世謂之角端者也又有貂狗麋子皮毛柔蠕故天下以為名裘鮮卑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不與餘國爭衡未有名通於漢而由自與烏丸相接至光武時南北單于更相攻伐匈奴損耗而鮮卑遂盛建武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責率眾入詣闕朝貢封於仇責為王永平中祭彤為遼東太守誘賂鮮卑使斬叛烏丸欽志首等首於是鮮卑自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焉除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時鮮卑大都護校尉廐帥部眾

從烏丸校尉任賞擊叛者封校尉廐為率眾王殤帝延平中鮮卑乃東人寒殺漁陽太守張顯安帝時鮮卑大人燕荔陽入朝漢賜鮮卑王印綬赤車參駕止烏丸校尉所治甯下通胡市築南北兩部質宮受邑落質者二十部是後或反或降或與匈奴烏丸相攻擊安帝末發緣邊步騎二萬餘人屯列衝要後鮮卑八九千騎穿代郡及馬城塞入害長吏漢遣度遠將軍都護中郎將馬續

出塞追破之鮮卑大人易倫其至鞬等七千餘人詣遵降封烏倫為王其至鞬為侯賜采帛遵去後其子鞬復反圍烏丸投尉於馬城度遠將軍耿種及幽州刺史救解之其至鞬遂盛控弦數萬騎數道人塞趣五原寧

陽營兵屯中山緣邊郡兵屯塞下調五營營帥令殺戰射南單于將步騎萬餘人助漢擊却之後烏丸校尉耿種將率眾王出塞擊鮮卑多斬首虜於是鮮卑二萬餘落諸遼東降匈奴及北單于遁逃後餘種十餘萬落諸遼東雜處皆自號鮮卑兵投鹿灰從匈奴車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投鹿

矣歸怪欲殺之妻言嘗畫行聞雷震仰天視而覺入其口因吞之遂殖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鹿侯固不信妻乃語家令收養焉號檀石槐焉大勇健智略絕眾年十四五與部大人卜責也也取其外家羊檀石槐策騎遊擊所向無前悉遠得所亡由是部落畏服施法禁曲

直莫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既立乃為庭於高柳北三百餘里澤汗山峻仇水上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兵馬甚盛南鈔漢邊北拒丁令東却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二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圍羅

遣使者齋印綬印封檀石槐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寇鈔滋甚乃分其地為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

以西至上谷為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關居慕容等為大人從上谷以西至燉煌西接烏孫為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健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首為大帥而制屬檀石槐至靈帝時大鈔略幽并二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其毒嘉平六年遣護烏丸校尉夏育破鮮卑中郎將田晏

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塞三道並進徑二千餘里征之檀石槐帥部眾逆擊旻等敗走兵馬還者什而已鮮卑眾日多出高射獵不足給食後檀石槐乃按行烏侯秦水廣袤數百里淳不流中有魚而不能得聞汗人善捕魚於是檀石槐東擊汗國得千餘家徙置烏侯秦水上

使捕魚以助糧至于今烏侯秦水上有汗人數百戶檀石槐年四十五死子和連代立和連材力不及父而貪淫斷法不平眾叛者半靈帝末年數為寇鈔攻北地北地地庶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和連即死其子焉曼小兄子魁頭代立魁頭既立後焉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自檀石槐死

後諸大人遂世相襲也 **步度根既立眾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眾**

**數萬為大人建安中太祖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丸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丸能臣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

**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

**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其盟誓比能便於會上**

重以續四汗當作行後漢書  
非傳行一辭之轉

室下連字誤當作東後漢書  
作連也

室下連字不當作東後漢書  
有極字上馬九傳正亦宜

室下連字不當作東後漢書  
有極字上馬九傳正亦宜



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  
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文帝踐阼田豫爲烏丸校尉  
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  
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  
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  
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  
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  
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  
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卽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  
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  
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  
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  
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  
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敎作兵器鎧楯頗  
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旄以鼓節爲  
進退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  
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爲寇害太祖以  
鄆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  
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文帝亦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  
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  
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  
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  
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



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  
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投尉閻柔保我於天  
子我與素利爲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投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  
往聞使君來卽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  
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  
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  
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略得財物均平  
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  
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  
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  
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  
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卽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

案其弟下有脫文素利於  
於太和二年廢機於漢時  
皆在制殺比能之前

投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  
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陜北并州刺  
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  
樓煩臨陣害尚弼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  
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  
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  
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  
獻馬文帝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更相攻擊太和二  
年素利死子小以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  
書稱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其丸服之制可得而言也然荒域之  
外重譯而至非足跡車軌所及未有知其國俗殊方者也自虞暨  
周西戎有白環之獻東夷有肅慎之貢皆曠世而至其遐遠也如



此及漢氏遣張騫使西域窮河源經歷諸國遂置都護以總領之  
然後西域之事具存故史官得詳載焉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  
大國龜茲于寘康居烏孫疎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  
貢略如漢氏故事而公孫淵仍父祖三世有遼東天子爲其絕域  
委以海外之事遂隔斷東夷不得通於諸夏景初中大興師旅誅  
淵又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之郡而後海表謐然東夷屈服其後  
高句麗背叛又遣偏師致討窮追極遠踰烏丸骨都過沃沮踐肅  
慎之庭東臨大海長老說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遂周觀諸國  
采其法俗小大區別各有名號可得詳紀雖夷狄之邦而俎豆之  
象存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故換次其國列其同異以接前史  
之所未備焉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  
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戶八萬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  
山陵廣澤於東夷之域最平敞上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  
性強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  
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民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  
四出道人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  
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  
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鞞出國  
則尚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狝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冒譯人傳  
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  
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  
腐爛女家欲得輪牛馬乃與之兒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  
牲出名馬赤玉貂狝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爲兵家家



自有鎧仗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員有似牢獄行道  
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  
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  
死夏月皆用冰殺人徇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魏畧曰其俗停喪五月以久為榮其

祭二者有生有熟喪上不欲速而他人強之常爭引以此為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而衣上環佩大體與中國相彷彿也

夫餘本屬玄菟漢末

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夫餘王尉仇台更屬遼東時句麗鮮  
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簡位居立無適  
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為大使  
輕財善施國人附之歲歲遣使詣京都貢獻正始中幽州刺史母  
丘儉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願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電糧  
季父牛加有二心位居殺季父父子籍沒財物遣使簿斂送官舊  
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熟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麻

余死其子依慮年六歲立以為王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豫以

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

今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之所

賜也魏畧曰其國殷富自先世以來未嘗破壞其印文言滅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滅城蓋本滅

貊之地而夫餘王其中自謂亡人抑有似也魏畧曰舊志又言昔北方有橐離之國者其上者侍婢有身王

欲殺之婢云有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王捐之於溷中猪以喙噓之徙至馬開馬以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也乃令其母收畜之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施掩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度魚鼈乃解散追兵不得渡東明因都王夫餘之地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滅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

都與九都之下方可二千里戶三萬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

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實口腹其俗節食好治

宮室於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又祀靈星社稷其人性凶急

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台丞使



者卑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東夷舊語以爲夫餘別種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洎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洎奴部爲王稍微弱今桂婁部代之漢時賜鼓吹技人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胡猶名此城爲幘溝濇溝濇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洎奴部本國主今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卑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卑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

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爲桴京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置木隧於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没人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婿屋婿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



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縣歸咎於句麗侯駒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駒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駒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當此時爲侯國漢光武帝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玄菟遼東太守蔡風玄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玄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風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居鄉又攻西安平於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嘉平中伯固乞屬玄菟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涓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今日所在是也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今古雛加駮位居是也其後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今句麗王宮是也其曾祖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今王生憤能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力勇便鞍馬善獵射景初二年太尉司馬宣王率衆討公孫淵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



軍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其五年爲幽州刺史母丘儉所破語在儉傳

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其地形東北狹西南長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時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爲四郡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玄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上地廣遠在單單大領之東分治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夷狄更相攻伐唯不耐濊侯至今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

則故縣國之制也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

中大人爲主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責其租賦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姜女以爲婢妾遇之如奴僕其土地

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直彊勇少牛馬便持矛步

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魏略曰其嫁娶之法女年十歲已相設許婿家

錢畢乃復還婿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戶新死者皆假埋之才

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鑿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母丘儉討句麗句

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三千餘

級宮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濶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

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

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王頎別遣追討



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  
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  
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  
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  
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  
域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  
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言語不與夫餘句麗同有五穀牛  
馬麻布人多勇力無大君長邑落各有大人處山林之間常穴居  
大家深九梯以多爲好土氣寒劇於夫餘其俗好養豬食其肉衣  
其皮冬以豬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隱其前  
後以蔽形體其人不潔作溺在中央人圍其表居其弓長四尺力

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善射射人  
皆入因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謂挹婁貂是也自漢  
以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賦重以黃初中叛之夫餘數伐之其  
人衆雖少所在山險鄰國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國便乘船  
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不法俗最無綱紀  
也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今朝鮮之東皆其地  
也戶二萬昔箕子旣適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無門戶之閉而  
民不爲盜其後四十餘世朝鮮侯准僭號稱王陳勝等起天下叛  
秦燕齊趙民避地朝鮮數萬口燕人衛滿魑結夷服復來王之漢  
武帝伐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自是之後胡漢稍別無大君長自  
漢已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老舊自謂與句麗同



種其人性愿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麗言語法俗大抵與句麗同衣服有異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自單單大山領以西屬樂浪自領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爲民後省都尉封其渠帥爲侯今不耐濊皆其種也漢末更屬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絲曉侯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節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不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班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漢桓時獻之臣松之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故謂之果下見博物志魏都賦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詣闕

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國也馬韓在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絲布各有長帥大者自名爲臣智其次爲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牟涿國臣濱活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谷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爨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曰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



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濱邪國爰池  
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千國數千家總十餘  
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跋支濱臣  
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  
都尉伯長侯淮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魏略曰昔箕子之  
後朝鮮侯見周衰  
燕自尊為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為王欲與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  
西說燕以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至滿潘汗為界朝  
鮮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築長城到遼東時朝鮮王否立畏秦襲之略服屬秦不肯朝會否死  
其子準立二十餘年而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之於西方及漢以盧  
縮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浪水及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浪水詣準降說準求  
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信龍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眾  
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滿戰不敵也 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  
王魏略曰其子及親留在國者因冒姓  
韓氏準王海中不與朝鮮相往來 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  
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魏略曰初右渠未破時朝鮮相歷祭神以諫右渠不用東之辰  
國時民隨出居者二千餘戶亦與朝鮮貢蕃不相往來至王莽  
地皇時廉斯繼為辰韓右渠帥聞樂浪上地美人民饑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  
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男子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為韓所擊得皆斷髮

為奴積三年矣鑄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不戶來曰可辰鑄因將戶來來出計舍資縣縣言郡  
郡印以鑄為譯從琴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鑄時曉謂辰  
韓汝還五百人若不者樂浪當遣萬兵乘船來擊汝辰韓曰五百人已死我當出贖直耳乃出辰  
韓萬五千人牟韓布萬五千匹鑄收取直還郡表鑄功義賜冠幘四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  
年時故 桓靈之末韓滅疆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  
受復除 孫康分屯有縣以南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

興兵伐韓滅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景初中明帝密遣帶  
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  
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  
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  
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  
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  
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  
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戶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別其葬



有棺無槨不知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瓔珠爲財寶或以綴衣爲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爲珍其人性彊勇魁頭露紒如炁兵衣布袍足履革躡其國中有所爲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錘之通日嚙呼作力不以爲痛旣以勸作且以爲健常以五月下種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別邑名之爲蘇塗立大本縣鈴鼓事鬼神諸亡逃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略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鷄其尾皆長五尺餘其男子時時有文身又有州胡在

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執乘船往來市買中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

弁辰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借邑有已柢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



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  
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延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  
中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  
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  
得自立為王魏略曰明辰為流移之人故為馬韓所制土地肥美宜移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  
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  
者飛揚魏略云其國作屋橫累不為之有似牛獄也國出鐵韓滅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  
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  
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福今辰韓人皆福頭男女近  
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往讓路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法俗相似  
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

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髮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  
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  
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  
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  
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  
市糴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  
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  
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濱  
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鰓水無深淺皆沈沒取之  
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  
餘戶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



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戶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戶南至邪馬壹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戶自女王國以北其戶數道里可略載其餘旁國遠絕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郡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其官有狗古制卑狗不屬女王自郡至女王國萬二千餘里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來其使詣中國皆自稱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水人好沈沒捕魚蛤文身亦以厭大魚水禽後稍以爲飾諸國文身各異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治之東其風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絲招頭其衣橫幅但結束相連略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衣之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出細紵縑絲其地無牛馬虎豹羊鵲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長上竹箭或鐵鏃或骨鏃所有無與儋耳朱崖同倭地溫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臥息異處以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人不梳頭不去蟣蝨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爲



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顧其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  
謂其持衰不謹出真珠青玉其山有柗杼豫樟榑櫪投  
檀烏號楓香其竹篠籜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爲滋味有獼  
猴黑雉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爲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  
卜其辭如令龜法視火坼占兆其會同坐起父子男女無別人性  
嗜酒魏略曰其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春耕秋收爲年紀見大人所敬但搏手以當跪拜其人壽考  
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國大人皆四五婦下戶或二三婦婦人  
不淫不妒忌不盜竊少諍訟其犯法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  
戶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收租賦有邸閣國國有市交  
易有無使大倭監之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  
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於國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  
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

差錯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或蹲或跪兩手  
據地爲之恭敬對應聲曰噫比如然諾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  
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  
事鬼道能惑衆年已長大無夫婿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以來少  
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出入居處宮  
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  
國皆倭種又有侏儒國在其南人長三四尺去女王四千餘里又  
有裸國黑齒國復在其東南船行一年可至參問倭地絕在海中  
洲島之上或絕或連周旋可五千餘里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  
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都  
其年十二月詔書報倭女王曰制詔親魏倭王卑彌呼帶方太守  
劉夏遣使送汝大夫難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獻男生口四



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踰遠乃遣使貢獻是  
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為親魏倭王假金銀紫綬裝封付帶  
方太守假授汝其綬撫種人勉為孝順汝來使難升米牛利涉遠  
道路勤勞今以難升米為率善中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  
青綬引見勞賜遣還今以絳地交龍錦五匹臣松之以為地應為緋漢文帝  
著阜衣謂之弋絳是也此字不  
體非魏朝之失  
則傳寫者誤也絳地縐粟蜀十張舊絳五十四匹紺青五十四匹答汝所獻  
貢直又特賜汝紺地句文錦三匹細班華蜀五張白絹五十四匹金  
八兩五尺刀二口銅鏡百枚真珠鉛丹各五十斤皆裝封付難升  
米牛利還到錄受悉可以示汝國中人使知國家哀汝故鄭重賜  
汝好物也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  
詣倭國拜假倭王并齎詔賜金帛錦蜀刀鏡采物倭王因使上表  
答謝詔恩其四年倭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

生口倭錦絳青縑絛衣帛布丹木狝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  
中郎將印綬其六年詔賜倭難升米黃幢付郡假授其八年太守  
王順到官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  
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  
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卑彌呼以死大作家徑百餘步徇葬  
者奴婢百餘人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  
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為王國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與  
壹與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  
獻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貢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異文雜錦  
二十四匹

評曰史漢著朝鮮兩越東京撰錄西羌魏世匈奴遂衰更有烏丸  
鮮卑爰及東夷使譯時通記述隨事豈常也哉魏略曰西戎傳曰氏人有  
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



汲本生下有放字

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繁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號蚡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雅各有王侯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與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千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祿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祿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

金城武威其種非一

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魂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砂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塔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芒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隣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姑羌轉西越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碎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戍已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通茲為西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宛國絕精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打彌國渠勒國皮尤國皆并屬于賓賓國人與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屠太子也父曰屠頭母曰莫邪浮屠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岭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

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白疏問比丘

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

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盛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

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耆姑墨國温宿國尉頭國皆屬龜茲也楨中國莎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梨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修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兒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靽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鳥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南西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駝桑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二十九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為王而生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群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



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繁瓠之後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號蚘氏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號曰盍雅各有王矣多受中國封拜近去建安中興國氏王阿貴白項氏王千萬各有部落萬餘至十六年從馬超為亂超破之後阿貴為夏侯淵所攻滅于萬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置扶風美陽今之安夷撫夷二部護軍所典是也其太守善分留天水南安安界今之廣平魏郡所守是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同及羌雜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國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絳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其婦人嫁時著衽露其緣飾之制有似羌社露有似中國袍皆編髮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其自還種落間則自氏語其嫁娶有似於羌此蓋乃昔所謂西戎在於街莫源道者也今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虛落間有故武都地陰平街左右亦有萬餘落賫虜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為賫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有下令或頗有羌雜處由木亡匈奴故也當漢魏之際其大人有檀石死後其枝大人南近在廣魏今居界有禿魏來數反為涼州所殺今有砂提或降來或遁去常為西州道路患也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姑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葱嶺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隣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為五十餘從建武以來更相吞滅於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姑羌轉西越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碎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戍已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西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志國小死國絕精國破蘭國皆并屬鄯善也戎盧國打彌國渠勒國皮亢國皆并屬于宣霸賓國人與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 臨兒國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屠太子也父曰屠頭母曰莫邪浮屠屠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岭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脅出生而有結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一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

此志為漢代後魏書皆作

魏書釋名志作秦書

車離後漢書作東離

此志為漢代後魏書皆作

經注作墨山國

德若後漢書作德若

國字當據後漢書

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桑門伯聞疏問曰疏問此丘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 車離國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西南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橐駝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盛越國一名漢越正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南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黎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若姑墨國温宿國尉頭國皆屬龜茲也楨中國蒞車國竭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耐國滿梨國億若國榆令國捐毒國休修國琴國皆并屬疏勒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兒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本國也無增損前世謬以為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謬以為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前世又謬以為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謬以為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犁靬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却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之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南西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為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楊柳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有馬騾驢駘桑蠶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二十九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有災異輒更立賢人以為王而生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於中國而安息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為重屋旌旗擊鼓白蓋小車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為害行道不群則不得過其國置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五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之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將每議事一將不至則不議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韋囊自隨有白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省為決理



述述  
宜作述述

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泥復  
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絛作金銀錢金錢一當十有織成細布言  
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氍毹  
氍毹蜀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  
諸國交市於地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  
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緝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疎  
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西域舊圖云蜀賓條支諸國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  
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鷄犀瑇瑁玄熊赤蠟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翹象牙  
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膠漆琅玕水精玳瑁  
黃白黑綠紫紅絳緋金黃縹留黃十種氍毹五色氍毹五色九色首下氍  
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温色布五  
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秋提提迷迷兜納白附子熏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

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  
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嶺西此國最  
大置諸小王其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  
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  
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道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  
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泥復國六百  
里南道會泥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泥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  
泥復斯賓阿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  
泥復六百里泥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泥復東  
北渡河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  
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山白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  
泥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緣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

東至且蘭國西且蘭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于賴城魏賜其  
王壹多維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  
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  
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毘子青毘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  
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  
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  
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  
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鷹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  
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  
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豢議曰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  
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北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  
况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  
游載騶囊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東至且蘭國西且蘭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于賴城魏賜其  
王壹多維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  
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  
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毘子青毘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  
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  
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  
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  
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鷹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  
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  
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豢議曰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  
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北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  
况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  
游載騶囊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及古國  
五



以水晶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枝封小國曰澤散王曰驢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泥復  
王曰于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絲作金銀錢金錢一當十有織成細布言  
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氈氍  
毼氍毹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故數與安息  
諸國交市於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  
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緋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疎  
勒王臣槃獻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西域舊圖云蜀賓條支諸國出奇石即次玉石也大秦多金  
銀銅鐵鉛錫神龜白馬朱髦駭鷄犀瑇瑁玄熊赤蠟辟毒鼠大貝車渠瑪瑙南金翠爵羽翾象牙  
符采工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流離膠漆琅玕水精攻  
瑰雄黃雌黃碧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絳糾金黃縹留黃十種氈氍五色氈氍五色九色首下氈  
氍金縷繡雜色綾金塗布緋持布發陸布緋持渠布火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温色布五  
色桃布絳地金織帳五色斗帳一微木二蘇合狄提述迷兜納白附子熏陸鬱金芸膠薰草木十  
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  
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戶數不能備詳也自葱嶺西此國最  
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  
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驢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  
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  
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泥復國六百  
里南道會泥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泥復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且蘭  
泥復斯賓阿爾蠻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東各有一山皆附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  
泥復六百里泥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泥復東  
北渡河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斯羅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  
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山白山西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  
沙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絲國川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

案此書作大秦西海之水  
沙有河而西流河有南北  
沙亦有水而西有白山  
沙亦有水而西有白山  
沙亦有水而西有白山

東至且蘭國西且蘭國單桓國畢陸國蒲陸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于賴城魏賜其  
王喜多維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  
居北又有柳國又有巖國又有奄蔡國一名阿蘭皆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  
多名貂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羈屬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  
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有貂堅昆國在康居西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  
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  
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去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  
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渾窳國有屈射國有  
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  
令有馬脛國其人音聲似鴈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其  
為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眾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  
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豢議曰俗以為營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  
知四時之氣是何也以其所居者小與其生之短也余今北覽外夷大秦諸國猶尚曠若發蒙矣  
況夫鄒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測度乎徒限處牛蹄之涔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  
游載駸以還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蜀書一

三國志三十一

劉二牧傳第一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

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

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

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觀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

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

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趾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

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

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儉儉正而并州殺刺

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

陽城侯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焉為益州劉表為荊州賈琮為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劉焉焉書以選焉為牧伯各以本

漢書



秩居任舊典傳車參駕施赤為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荆州刺史王胤然後劉表為荆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略加以賞賜救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焉劉雋皆貪殘放濫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决潰為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荆州東界

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傳曰董扶字茂

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事聘上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遙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必以扶所長必曰董扶衰秋毫之善更繼芥之惡

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祗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

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

到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眾以萬數州從事

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擗斂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

日破走州界清淨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撫納離叛務行

寬惠陰圖異計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來焉家故焉遣

魯為督義司馬往漢中斷絕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

不得復通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

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臨邛長子福見犍為楊戲輔臣贊犍為太守任歧及賈龍由此反攻焉焉擊

殺歧龍英雄記曰劉焉起兵不與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為太守任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劉焉使引兵還擊焉焉出

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治書

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安焉為益州牧董卓所

焉為陰獄以繫之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畱璋不

遣典略曰時璋為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召璋璋自表省焉遂詣璋不還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範

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

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從長安入之馬騰營從焉索議郎河南龐羲與



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  
冢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發背而卒州  
大吏趙遵等貪璋溫仁其上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  
者領益州牧以遵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英記曰焉死了璋代焉  
為刺史人漢中荆州別駕劉闔璋將沈彌婁於甘寧反擊璋  
不勝走入荆州璋使趙遵進攻荆州屯胸臆上蠶下如振反

璋字季玉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

為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為巴

西太守領兵禦魯英記曰龐羲與璋有舊又免璋請子於難後羲與璋情好攜

隙趙遵稱兵內向眾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記曰先是

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各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  
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遵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遵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  
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前部廣漢健為皆應趙璋地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  
首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趙於江州趙將龐樂李異反殺趙軍斬趙 漢獻帝春秋曰漢朝聞益  
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夏為益州刺史徵璋為卿不至璋聞曹公征荆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

於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之案魏臺訪

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璋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

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

曹公時已定荆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

於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張松見曹公曹公

璋自絕 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我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  
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勢尊而  
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 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  
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 矜矜之有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

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後松復說

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

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

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



建寧三年當作三百兩漢  
之臨縣之臨州也表版  
都三百六十里

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  
墊音徒詣涪音浮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  
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  
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  
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  
錦帛以資明年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  
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  
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  
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先主遷璋于南郡  
公安盡歸其財物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  
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郡反附於吳權復以  
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吳為  
御史中丞吳書云闡一名緯為人恭恪輕財  
愛義有仁讓之風後漢終于家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

定蜀義為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義啓留循先主以為奉車中郎將  
是以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內溫縣  
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

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行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  
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劉歆見圖識之文則名字

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

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

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

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  
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

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未正然固以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  
劉光之說劉表退不告絕奔以若陳



蜀書一

蜀川七國  
氏國山南

三國志三十一

蜀書二

三國志三十二

先主傳第二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略曰備本臨

邑侯枝屬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

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

兒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

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

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

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

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

錢氏所曰漢書王莽表陸城侯貞以元朔三年六月封志誤又西京無亭侯之名亭亦衍文也地理志中山國有陸城縣即此陸城侯國蓋本中山二地貞以王子封侯自陸城縣其後封金失侯地入于涿為縣官元之世中山絕而後封仍以縣還中山也

定云此家必出貴人

漢晉春秋曰涿人李







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

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沴禍臻鄆州州將殲殪生民無主

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

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

虛襲下邳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

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眾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間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

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

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相啖食窮餓侵備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

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樂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

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

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

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

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齋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備兵所

鈔布由是道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繆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助先主圍布於

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

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

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

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益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

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華陽國志云子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

震之威乃可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會

至於此也



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

獻帝起居注曰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不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

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尉神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

先主據下邳靈等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胄關羽守下邳而

身還小沛

胡冲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燕善曹公使人關門既去備謂張飛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

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馳去所得賜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眾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

胡冲所云何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眾數萬人遣孫乾與

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

敗績

魏書曰是時公方有急於官渡乃分雷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公軍見麾旌便棄

曹公盡收其眾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

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

魏書曰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

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

重駐月餘日所失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

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

亾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

紹南連荆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

眾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

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

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

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

住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見髀裏肉生慨然流涕還建是以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

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

禮焉憐其為人其不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

的盧騎的盧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水中立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

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使拒

時羈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繫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

魏武曰官渡在豫州都先主領

許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計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抑

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

追之為伏兵所破

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

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計表不能用

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抑

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

追之為伏兵所破

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

追之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計表不能用



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于戈事會之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英雄記曰表病上備

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魏書曰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

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

忍也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

計久定無緣臨終舉荆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眾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

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

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

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配大丈夫臨別復殺御軍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

琮及荆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

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典略曰備過辭表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

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莫遂流涕而去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

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

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

信義愈明勢偏事危而言不失信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公以江

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

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

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眾輜

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河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眾

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

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

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

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

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是凡人偏任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任

鄂縣即遣諸葛亮隨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江表傳曰備從

肅詣孫權結同盟誓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魯肅計進住鄂

縣之樊口諸葛亮詣吳未還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史望見瑜船馳往

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

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

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

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委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

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

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必之地告急於吳而與曹公戰于赤

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豈是吳人欲專美之辭

與曹公戰于赤



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

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

少不足以安民後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

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

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旋字元歲京兆人

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權稍畏之進妹

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網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

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與蜀志述諸葛亮與權語正同劉備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

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荊州主簿

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

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

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

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居王巴漢為曹操耳

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強土地險阻

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

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

守此坐須老平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

梯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任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遙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

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強無敵於天下若因張

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

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

破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

迎先主前後略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

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關隘兵器府庫人馬眾寡及諸要

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

先主留諸葛亮



關羽等據荊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  
 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  
 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  
 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  
 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  
 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  
 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  
 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  
 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  
 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  
 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  
 財而恣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  
 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

松嫌隙始構矣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  
 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

辭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  
 宴飲之間一看便開誦修以此益奇之璋勅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

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

向璋先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涪

據其城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益部耆舊雜記曰張任  
 蜀郡人家世寒門少有

膽勇有志節  
 江州為從事皆破敗退保綿竹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先

主先主軍益強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

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先主進軍圍雒時璋子循

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益部耆舊雜記曰劉璋遣張任劉瓚率精兵拒捍先主於涪為先主所  
 破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雁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

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  
 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傳子曰初劉備襲蜀丞  
 相掾趙雲曰劉備其不

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傳  
 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建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



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併之何為不濟也  
與略曰趙戩字叔  
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而於人不諱疎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  
所私竝充臺閣戩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為戰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  
非卓雖凶戾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戩棄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荆州劉  
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荆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丁六十餘卒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  
饗士卒取出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  
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

新選廣東督標前營參將陳桂芬

之嫌親也立身又理之所掛權也器已者宿昔之所忌也皆廢  
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言須得涼  
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  
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  
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

武陵西屬司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  
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  
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武都  
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  
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  
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雲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  
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  
不交鋒積月不拔亾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

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  
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

案當作長將軍長史領  
將軍許靖為長史領軍



萬人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與略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遷部郎。董卓欲以所私竝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召戩欲殺之。觀者皆為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反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戩棄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荆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荆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出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萊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

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雲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亾者日多。復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

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

案曹公在將軍長史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



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出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

之如親也... 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

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同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雲等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亾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

何氏傳曰張郃死於建興三年... 此部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雲等之下有脫字也通鑑刪印字而以斬淵屬下及字讀亦誤



案走至為漢中王時財  
據著官也議曹從事中  
郎若左將軍之議曹  
事也後漢書以援  
為祭酒若丞相祭酒也  
從事中郎若丞相之從事  
中郎也

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  
人也其先本姓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服非令名改為射子孫氏  
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  
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軍師將軍臣諸  
皇甫高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  
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  
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  
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  
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  
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  
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  
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  
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  
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

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  
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  
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闡樂之  
禍小有安定之變趙高使閻樂殺二世至莽廢孺子以為安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  
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  
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大宗之基臣等以備  
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  
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  
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  
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  
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  
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



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竝殛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

叙九族庶明厲翼

鄭玄注曰庶也也厲作也叙大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也

五帝損益此道不廢

周監二代竝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取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

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里



錢氏大所曰此是列名者子  
二人而忽併臣父果何人之父  
耶華陽國志卷周曆條  
上時又周曆傳云子臣亦  
稱其術或臣為臣之語而  
上脫周字耳

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樊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  
發喪制服追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眾瑞日月相屬故議  
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  
州別駕從事趙祚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  
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洛圖書五經識緯孔子  
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  
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  
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  
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亾時言西南數  
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  
此為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

錢氏曰上已有偏將軍黃  
權不應重見致楊洪輔臣  
疑注先主為漢中王用密  
親奉為太常南陽王柱為  
祿勳漢王謀為少府祿  
三人連名出皇王柱非黃權也  
黃權傳亦無此祿勳事

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  
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  
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  
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  
星處之眾邪消亾聖諱豫觀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  
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  
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  
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  
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  
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  
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  
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三飛龍在天大王當



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陽子張嘉王休獻玉璽  
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  
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  
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  
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  
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識  
記咸悉具至伏為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  
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  
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識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  
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即孟光建立禮儀  
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蜀本紀曰武擔有丈夫化為女  
子顏色美好益山精也蜀王娶  
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益地  
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作

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  
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  
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  
顯操子不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  
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  
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  
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嚮祚于漢家  
永綏四海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勅荆  
州刺史斬冉絕使命 典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  
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  
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  
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  
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



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良可恨哉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

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

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

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

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

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猓許交亭駐

營自猓音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

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

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猓亭

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猓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

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

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

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任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

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

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

將軍陳習音討元元軍收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

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

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勅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

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

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

書禮記開服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亮

道必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語人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亮

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

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



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勅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書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死眾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其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仰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書二

馬川宅鳳閣氏書商印

三國志三十二

蜀書三

陳壽

三國志三十三

後主傳第三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

王太子及即尊號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

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

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

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

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于成都時

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略曰初備在小沛

不意曹公卒至邊遠棄家屬後奔荆州禪時年數歲竄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妻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郵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開於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荆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



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荆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寔擁郡反**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寔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徒其四弟於越嶲欲以安之寔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奸慝斯始矣矣先是

**益州郡有大姓雍閻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雋夷王高**

**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

**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

**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

**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德而王桀紂極暴而凶曩者漢祚中微綱漏凶慝董卓海內懷無君之心于丕孤豎敢尋亂階階盜據神器更姓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獻之德光演鬼神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邇朕以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

名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天序補弊與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

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亮

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領步

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眾跨州兼土所

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

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倚角其後

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

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

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

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馘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斜余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

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

護李平廢徙梓潼郡漢晉春秋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海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

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太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渝臣以公之案前縣名也臨邛屬郫首蕭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氏王苻健及氏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瑤為



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雋太守張嶷平定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佳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

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春閏二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

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

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魏略曰琬卒禕

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眾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

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

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

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四月

衛將軍姜維復率眾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征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間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衆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

諸葛緒數道竝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

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爲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緜竹

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蜀

土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萬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

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

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會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旣

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勅



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  
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舍覆藏疾謹  
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  
告誠敬輸忠款存亾勅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  
地王謀傷國之亾先殺妻子次以自殺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此地  
王謀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

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  
是日謀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丁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彌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  
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  
不在乎中上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魏譙周而亾公

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軒仲功往代銜命來征思  
聞嘉譽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  
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一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  
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將顯有命勅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  
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  
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與櫬自縛詣軍壘門艾  
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騾  
車詣艾不具人國之禮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

諸圍守悉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  
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  
軍眾鈔略死喪狼籍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  
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  
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  
雍為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  
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又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  
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  
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  
自是已來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  
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  
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



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  
饗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  
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  
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  
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  
通竝封列侯漢晉書其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獨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  
若王無謂其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此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  
姜維邪亮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願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  
見禪曰若王後問且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曾王復問對  
如前王曰何乃似邪正語邪禪  
驚視曰誠如命左右皆笑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蜀紀云諡曰  
忠公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闇豎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  
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二年  
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  
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

經載十一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

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  
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

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臣松之  
以為赦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  
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  
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  
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  
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諡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  
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  
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  
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云先

主人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雷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媚同族  
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晉鑿

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未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備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

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

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

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

年后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建興中三十年不為雄屈也壹孫喬沒李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

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

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

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修中饋恪肅禮祀皇

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

屈辱乃自殺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席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



爲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修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爲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諡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一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

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爲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修茂質祇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修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亾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爲亂兵所殺

孫盛蜀世譜曰璿弟瑤璿璿謀詢據六人蜀敗璿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中亂子孫絕滅惟永孫玄奔蜀李雄

偽著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四

三國志三十四

蜀書五

三國志三十五

諸葛亮傳第五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

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

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

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

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

首詣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

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按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

荆州以建安初與穎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

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但笑而

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遊遊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為魏略此

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謙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此

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

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



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可不思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  
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  
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鵬已翔於遠廓而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  
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貴達

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

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

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

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

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

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

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河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

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

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

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

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落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

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

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

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魏略曰劉備屯

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荆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  
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舉眾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  
既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髦而已邪備  
知亮非常人也乃投髦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  
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眾不過數千人以此待  
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



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加之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

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其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

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

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

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

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

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

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讎白聖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

市鬻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其止幅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義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龐仕元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

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

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

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

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

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

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

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三國三十五



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眾可也備從其計故眾遂強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知之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

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

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

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

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

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

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

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

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讎白聖笑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觀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幅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義義理精熟遂與同

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州兵起乃輿韜南客荆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離仕元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一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

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

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

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

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

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

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

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

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

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

三國三十五



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  
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  
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  
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厥上將軍且北  
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  
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  
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  
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  
公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  
能盡亮其目足以不聞臣松之以爲袁孝尼者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  
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問之寧有中違金甌懷擇上設使權盡其量  
便當翻然去就乎鳥生行已宜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肯  
本曾謂孔明之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  
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先賢傳云  
亮時住臨蒸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  
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  
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  
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  
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  
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  
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  
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  
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  
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  
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是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  
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



隸校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樊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

亮權智英略有逾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感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

王慨然善沖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

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顯經刑弛禁以慰其

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

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繩縻靡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

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言今威之以法

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難言案法正在劉

主前死今稱法止諫則劉主在也諸葛職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

不出於已尋沖所述亮答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

法峻急刻剝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剝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遺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

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

史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

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為刺客皆暴

虎焉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又云諸葛云足

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偽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嘗惜其器用必

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

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

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

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

父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諸曰奕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

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准服強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

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

啓篡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詰詭偽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性諸葛

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

事項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

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亮集

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于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

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

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

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制迹舊基奮羸卒數于摧莽強旅四十

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眾寡及至孟德以其誦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

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眾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安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

子相淫逆繼之以篡縱使二子多淫蘇張說靡之說奉迎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

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為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

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眾據道而臨有罪可得乎疑也

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

人事在亮集



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如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鬻養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人欲吾君不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習定夷漢相安故可

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整二十

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

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惟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言宜帝率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宜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迴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恭慢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宜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曰如亮所言宜帝後知深以為恨難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宜帝尚為荆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禦耳魏嘗遣宜帝自宛由西城伐蜀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宜帝既舉二十萬眾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使走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以扶風王言顯彰宜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

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

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空聞亮出朝野悉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

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

千餘家還于漢中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眾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眾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于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戮謖以謝眾上

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

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

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

咎於是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

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

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

三國三十五



此國之得乃在平年後人故據此說後表之偽非也以此傳觀之自明第此表則論時勢之虛非若登漢中時所陳得而敵痛主眾不坊宜誠于計而吳人得之若無信實屬痛區元進則錄之身後年集不載若若明武康之慎非由陳氏之流若趙雲傳七年奔之當作六雲本任臣宿將莫谷米利通由兵弱既距魏將軍以明法嚴關之役使其高在列統萬眾俾備所負而玉開復出其必致于是冬之前年德錄案此表天遊始得後來若以諸葛亮

傳信若論出軍之危有云此見寄報之表使與賊爭權之計此謂實有後來也

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徵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不惟坐待亡就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移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眾難寒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邴連偏於黎陽幾敗北山始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基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鄩鄧銅等及山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賁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者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拍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遠盟關羽敗於猇亭魏不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於是右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攻式亮自

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

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

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

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

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

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為受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替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讜情者求倚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離我必深便當移丘東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眾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王號

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荆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耀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雷精兵四千守上邽餘眾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郡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會也遂進亮分兵雷攻自逆宣王于上邽郭淮費耀等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于上邽之東斂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南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



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率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干於南圍自寨中道向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

### 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冲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

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依威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官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明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斃此信之由也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隴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其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知其非刺多矣

### 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

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

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

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

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臨之馬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

### 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患嘔血一女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於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

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爲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亮自凸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及其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

### 奇才也

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止百姓奔告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日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

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嚴篤誠受遺託

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

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

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昭

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

綬諡君爲忠武侯魏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

陣圖咸得其要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

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髮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鞅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十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二寸七分後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曩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二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襄陽記曰亮初入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

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

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與王室之不壞賈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松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日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心必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

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

諸葛氏集目錄

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謔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三國三十五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實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復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旣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旣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



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  
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  
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  
子城父皆忤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  
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  
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  
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  
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  
者或怪亮文彩不豐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答繇大賢也周  
公聖人也考之尚書答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答  
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

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  
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縱古聖蕩  
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  
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  
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  
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  
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

亮至漢中

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  
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

年二十五建

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  
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



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竝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往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眾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何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昔僕射山濤啓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郡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徒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龔襲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與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奸賊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問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二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以此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厥建俱詣京都同為相國叅軍其秋竝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鄙艾見狂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



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宿行不寇勿疑者不難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營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復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關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關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關也曰亮帥數萬之眾其所進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閭閻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

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大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頃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衛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于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不備既歿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資替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已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鞶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眾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勲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開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強弱殊殊而備猶出兵陽平會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還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眾寡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誓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滅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眾兼從五國



之兵長驅強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  
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川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  
七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  
取之圖忠謀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  
中觀亮故宅立碣表闕命太傅掾健為李典為文曰天子命我于兩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  
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  
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躍孽解禍于三聘尼得招而泰裝管豹變于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  
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  
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舍天靈豈神之祇管人之精  
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入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之功一  
何微妙干井齊發又何祕要昔在顛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滅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  
若子言行竝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辰蒞事民言不  
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舉則伊寧比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  
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席自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歎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  
歌餘典儒夫將厲遐哉逸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瞻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觀爾  
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魁驅以髣髴黃影變身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王隱晉書云李典  
密之子一名安

蜀書五

魏川屯鳳崗  
氏關南制甫

三國志

蜀書五



